

相接栗屋引退井上五郎兵衛相代而戰明兵競進井上九聲進衆曰士之臨戰場也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汝等努力慎勿去此然衆寡不偶故井上將敗走時宗茂元康鳴鼓躍馬直進急擊衝其中堅明兵少卻隆景見之指揮其兵雷奔電激縱橫衝戰李如松亦勵兵能戰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昇與如松共防之會戰甚苦從巳至午隆景之兵屢欲擊如松李有昇救之手斬數人忽中缺炮遂被支解會揚无援兵之來如松得力又大進隆景宗茂元康勦力奮擊遂大破之如松落馬井上五郎兵衛見之察其為大將盤馬而進欲相救而擊之時明兵百餘攢萃扶如松乘之於他馬空乘而逃行井上不得遂其志切齒悔怒明兵之弱于開城川

而致死亡者多凡今日死者及二方餘人日本諸將請追如松隆景制之即歸王城 李如松依隆景之武術而大失勝利既欲退兵南兵持鉄炮五百張而來是故如松猶屯于開城待大明之後援 日本諸將僉曰明兵不足畏也即進欲攻開城然明兵二十万猶在開城故諸將亦不妄出兵唯待明兵之來攻而已 王城西南有大河之鱗有倉廩數間積兵糧于其中數十万石王城諸將以此為今年之支給而斬芟近隣之薪木 安南府有兩山々々之間有沼後山嶮難也二方者沼南方者大河西方者山逕有入開城之路明兵築若干此郭外結柵登石垣于其中守兵較多王城諸將以不逢開城川軍為深恨故欲拔此荊議 菅田增

田本谷聽之即率二萬餘兵登翠頭以圍城中炊煙不  
舉人聲不聞增田右衛門加藤遠江守長谷川藤五郎  
木村常陸火等疑誅之各遣騎兵十餘人往見之漸到  
城下城中尤靜依是諸軍進攻城兵放木石增田加藤  
等自執節旄進兵攻破外郭城兵驚而發矢如雨增田  
等知其不可急拔而退兵城中乘機出城而追之以半  
弓大射之增田等大敗隆景清正行長愚增田等之不  
可勝共牽其兵往迎之城兵見之不深追而入城明日  
隆景等使諜見之城中無一人皆歸開城昨日增田等  
破外郭之時城中怯弱者恐而逃走溺於南大河而隕  
命者不知其數若再急攻之則城兵可悉死矣增田等  
大悔而無益隆景難之曰此城若下則李如松亦其必  
不得保干開城也其不再攻之也嗚呼惜哉

增田右衛門尉石田治部少輔本谷刑部少輔馳書干  
名護屋告平壤開城川兩度之戰秀吉深賞隆景宋茂  
之戰功且賜感書又大怒義統之不救行長大叱曰是  
非勇士之素意而本朝之大耻也為武夫者能嗾其道  
慎勿如義統也

二月近衛前左大臣信輔為朝鮮遊覽故頗有渡海之  
志帝聞而留之秀吉遙聞之曰無益之尤甚也乃遣書  
於德善院以言之於是帝遣宸翰於名護屋賜秀吉秀  
吉拜戴之依是信輔葦航之志輟矣

李如松等遣使于明京曰近聞闕白秀吉率二十萬兵  
揚旆入犯明國大驚宋應昌檄于劉綎陳澧水陸濟師

明帝發金二十萬兩以為軍資於是李如松使李寧祖  
兼訓以萬衆守開城楊元軍于平壤李如栢陣于寶山  
查木受屯于臨津時潘田李家擣龍山營積粟可數十  
萬查木受簡敢死卒自間道進縱火燒其積粟是後秀  
家之食

金春木未入即觀世木未左近來干名護屋依秀吉之  
召也秀吉聞其來即召之秀吉曾請見其舞面金春觀  
世不得許之故今持其家所秘之舞面而來獻秀吉秀  
吉悅欲摸焉之山城守治郡醍醐有角坊者能摸舞面  
秀吉曾聞其名即遣人急呼之逾日角坊至秀吉使摸  
其面角坊受命過十餘日而悉摸之秀吉見之執以相  
比則不知其孰真孰摸也秀吉大悅欲授天下第一之号

與

大權現利家相議兩人僉曰固可也依是秀吉召角坊而  
感賞其術之工巧賜白銀五十枚及摸面天下第一之号  
角坊披翁手之錦而婦人皆羨焉

三月王城諸將十萬餘暫停攻戰徒送教曰加藤速江  
守細川越中守忠貞長谷川藤五郎秀上木村常陸友  
等七人不交他兵率二萬兵進攻晉州守以者朝鮮各  
城之上第也去王城四日程初李如松之奔義州也納累  
世之寶器居多于此城使銳卒二萬守之忠貞秀上加  
藤木村等不知之謂寡兵也即凌巖嶮二里到城下兵  
不受指麾各向一方欲攻入城兵察其小兵而不克攻  
之乃聚兵出城而相戰忠貞等七將軍亂日漸其矣城

兵強進七將進退惟谷衝蒙緣葛僅得免而歸王城兵  
士死者茂可校量於是衆議曰數日如此而止則受秀  
吉之譴責也必矣不如告事實請援兵々々若來則擊  
走李如松且屠拔慶尙全羅兩道之諸城使王城金山  
浦往來之路甚有便焉即遣書于名護屋曰明兵二十  
萬在開城我兵十萬雖守王城而彼能知地形且軍兵  
日重月增我兵不多豈得慶之乎是以試攻晉州然城  
堅兵多不克拔之黃海忠清二道雖入手裡而民黎群  
聚于處々之險隘以塞路全羅道慶尙道亦雖平之我  
兵往還則人民將尾擊若多築城壘使軍士能守之則  
諸道悉平謚者也唯恐我兵之不甚多故不能分兵今  
若賜援兵則與李如松相戰瞬息之間得大捷而直入

大明何怖畏之有秀吉見其書曰速可遣軍兵即使矣  
藝侍徒毛利秀元二萬兵渡海其後秀吉與

大權現利家日夜胥議軍事欲增援兵然名護屋在陣之  
兵十萬難分遣之京都警衛之士卒雖不為不多秀吉  
在京為天下之耳目亦難分其兵大坂警衛之軍兵不  
多故無可遣于朝鮮之兵於是秀吉流淚曰吾生于小  
國以兵卒不多故不能履大明于脚下遺憾甚矣因切  
齒不已聞者皆歎其大志

歧阜中納言秀信為謁于秀吉自朝鮮來于名護屋入  
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宅依幸長渡海也秀吉接待甚渥

秀信者城次  
信忠嫡子也

冊渡中納言秀勝來于名護屋謁於秀吉々々恩眷不

淺

四月秀吉於召護屋催掖樂以慰諸將凡八番又往公  
促茶湯之與亦是慰諸軍也

沉惟敬自明京到開城逢李如松述司馬石星之意語  
和親之事又往逢行長而議決行長去年與惟敬所約  
七條其一曰和議其二曰割地々々云者日本既攻取  
朝鮮四道不歸之于李如松而欲領之也其三曰入貢如  
往古矣其四曰明帝封秀吉可為日本國王也其餘三  
條者深秘之故世人不知焉增田石田大谷小西等皆  
苦辛于朝鮮在陣之久而歸國之思勃然故從惟敬之  
言而其好和親之議惟敬欲以秀吉為明帝之婿屢運  
其計策而後惟敬與行長相約今足下之所言七條悉

成則可還送朝鮮二王子及臣從且王城之諸兵亦皆  
先退于金山浦而可歸朝然則李如松亦是退兵于大  
明者也其約如是行長素為和議之張本然疑平壤之  
軍惟敬有內間否故不大肯之依之惟敬歸明與石星  
密議遣監生徐士貫生負謝用梓於行長所多贈金帛  
又說和謀行長及長盛王成吉隆皆與清正不相善故  
為弃清正捕王子之大功共同其議且糧米漸竭士卒  
逢瘡癘而死者殊多是故皆有先退于金山浦之意惟  
敬喜而強勸之行長等交議曰送還王子者不受秀吉  
之命則其不成矣退兵之事者在增田石田大谷之意  
耳增田等以二十一日為退兵之期日本諸將自去歲  
屯于王城故朝鮮之士農工商皆歸來勤其業者多於

日本兵也。依是增田等議曰：彼若潛與明兵塞我往路，則班師于金山浦也。其難乎？追逐彼庶人民黎而後退軍乎？縱雖追逐而群歸以障之，則不逐之也。若又招集之，悉殺盡而退兵乎？彼輩元是無辜，塵之則不地忍也。衆言區別，不得一決。時小車川隆景高枕放射，不出一言。石田三成高呼曰：衆議紛々如此，足下何為不知而低頭熟睡乎？可怪焉！今班師者大事也，請受嘉誨。隆景徐對曰：諸將之所言皆非不可也。吾豈費辭乎？然有二謀試言之。今夫諸將之步卒朝鮮人，可居其半。彼能知我，不知彼庶人民黎者，始合是先可逐此輩也。然資用之荷負無此輩，則如何之？可不如縱火於諸營而烟中退兵也。火烟若揚，則明兵驚而無履我後矣。增田等皆曰：自哉隆景之言，即放火于諸陣，乘烟而引退。庶人土民逃避無敢追者。朝鮮謀臣到平如松營，勸之曰：日本兵既退歸，若追之則彼兵可殲焉。如松不聽，曰：孫子武有言，歸師勿遏，其豈可追之乎？且臨海順和，二王子猶被執，今若追日本兵，則王子其難得歸國乎？遂不從其言。

日本諸將班師于善山府金山浦，待大明使者既而沉惟敬與徐一貫謝用梓共來于名護屋而拜謁。秀吉悅，即遣羽柴下總守勝雅於

大權現及利家曰：須饗大明兩使，皆從其命。於是謝用梓

岩 号龍入

大權現堂徐一貫 号唯入利家堂

五月謝用梓一貫在

大權現利家當日受其響應其後秀吉使淡野彈正少  
弼太田和泉守建部壽德小西如清近江觀音寺某等  
相代享兩使逾日秀吉又逢兩使而享之獻酬畢後秀  
吉賜太刀一腰白銀千枚衣服二十襲暑衣三十領干  
兩使白銀五百枚暑衣百領羽織百箇干其步從又賜  
白銀三千本傳長刀一柄干沉帷敬名護屋者地  
形嶮曲海水周繞可百町風景尤勝兩使見而愛之各  
裁律詩以抒其意秀吉悅曰請催明人之與即浮數百  
艘之船於海上諸家之旗幕飄轉干凱風三老蕩槳款  
乃揚響秀吉亦入舟中其粧尤羨虎尾鞞鎧二百本金  
造長刀數十柄森然於舟頭步卒三百餘人同着茜羽  
織而奉從秀吉於舟中設酒宴又名觀世大夫金春大  
未使催儀樂遊既終日而止兩使亦頗乘興翌日秀吉  
召兩使賜茶既而兩使告歸朝之暇秀吉投書其趣曰  
和親若不偽則我亦何逾盟乎山礪河帶可相比者乎  
然則邀大明皇帝之淑女可備於本朝后妃之位焉兩  
國年來相為毒螫故近年不贈勘合船今若和平事就  
則必可遣之和親終之後兩國之權臣共通誓辭耳我  
自去年遣驍將數輩征伐朝鮮蕩平其都邑屢刈其人  
民而今貴國悉取我言則不顧朝鮮之罪逆割其八道  
以四道授李哈其餘四道者我領之耳若授四道則使  
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人為質于本朝而已貴國其勿  
訝焉去歲我將加藤主計頭清正活擒朝鮮肆瑋二王

予沉惟敬懇々請求于我是故今還遣二子于朝鮮矣  
我謂朝鮮權貴數輩裁世人不可叛于我朝之盟書以  
表其丹忱則其可也耶謝用梓徐一貫持之而歸秀吉  
使內藤飛驒守藤原如安俱行且馳書于小南衛長增  
田長盛布田三成木谷重隆曰可歸朝鮮二王子及從  
臣于本國依是臨海順和二王子歸入王城李暉亦出  
自義州入王城朝鮮人民按堵如故沉惟敬大悅先遣  
使告於布星々々賞其樹功薦之于明帝以得恩獎惟  
敬之榮威世人莫不羨慕焉

秀吉遣福原右馬助熊谷內藏元於朝鮮諭諸將責木  
友義統曰先陣之諸城若有急難則為救之故築于城  
於處々耳而當循長平壤之急難而義統不能救之可  
罪也况其聞明兵之多而還逃乎前代未聞之怯弱也  
尤可罪之甚者也抑秀吉數十年來以武道為事業我  
兵未有敗衄之耻而今我與大明構兵之時義統始為  
乏匪獨一身之耻是秀吉之過而日本之瑕瑾也我欲  
刎義統首溢于胸懷然大友家者賴朝以來世々相承  
吾不忍一朝殲之故強宥其死耳往年義統與島津相  
持之時乞援勢于我元無可救之好雖不有相知而  
我為武將不應其請則非武門之素意故速欲出援兵  
時義統不待我兵忽及挑戰為島津氏被大破而不能  
歸本城逃于妙見龍王淺智云大怯云武家之所耻並  
座也前歲諸侯大夫昇殿之時義統請望我姓切矣余  
謂大友者其家舊矣故不欲授之然依其志之懇而即



授之其加階亦五三人之外尤高矣我今罪義統故使  
安藝宰相輝元衛之義統子亦雖欲授輝元而近待於  
我久矣且其性頗俊故有之雖然使彼為武士則義統  
之耻可汚其面依是余將伺宸慮使陪侍于禁庭然則  
加藤清正助其資用耳義統朝暮資給之事者可重命  
乏又讓島津又七郎曰其身既屬島津兵庫頭義弘則  
諸事皆從義弘之旨固其所也然不欲屬之我察其意  
謂義弘者深嗜武略以先鋒為志故又七郎憚之願避  
軍鋒矣又喜陣下海邊吾謂我兵於朝鮮若失利則乘  
船速逃以免急迫其志如是也耶是固勇士之所疾視  
而怯者之所專嗜也先年我出軍于九州之時又七郎  
雖無微忠而依義弘之深望使舊領如故耳且赦京都  
之經營關東陣之課役而今忘厚恩之如此割欲企邪  
心誰可不罪之乎自今之後僅率十人許而可屬小南  
衍長者也又數波多三河守曰三河守者我既使屬鍋  
島加賀守直茂何不與直茂共出兵乎不從直茂而潛  
居千熊川邊怯懦之甚不可勝言抑名護屋者波多領  
內也我今築旅館於此而三河守無意于前驅唯在海  
畔以伺時勢真可惜焉是度諸軍出玉城退兵于益山  
浦之日三河守忽出于其中途欲與諸將相准也極惡  
之尤磯之輟之猶有遺怒然今先抑怒解憤宥其大刑  
前年九州征討之時我將廢汝領而直茂堅請之因是  
不削其地憐其國之遐遠故帝都之經始關東出陣并  
赦之方今不知深恩其行事如此之汚下矣且屬異由

長政而僅全其命諸將敬聽之

小野攝津守者島津家臣也有一女曰菊嫁于龍造寺從臣瀨川米女正ミヤノ亦渡海于朝鮮菊女輾轉于孤閨一日一時無小瞻悉米女正肯記其所思納于小篋依船便而遙寄之逆風忽摧其船小篋漂于博多浦漁人取而見之持以呈吏務シヨク遣之於秀吉之近臣而告之故近臣即捧于秀吉シヨク披由中山城守讀之則負女寄夫之書也筆勢情意俱不俗凡讀畢始知為菊女贈瀨川米女正尺素也秀吉憐其志即遣入於龍造寺曰速可使米女正歸朝於是米女正歸肥前菊女大悅即與米女正共赴名護屋謝拜秀吉情意之厚尼孝藏主告于秀吉シヨク感之乃降其夫婦而送之恩賜有數

秀吉遣書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曰金山浦近邊之要害可固守之大明之和親若偽則進攻王城直入大明汝等思之晉州城者前日不克拔之是大恨也與諸將剋期可及拔取之功於一舉先全處トコロ之城砦而可也金山浦本城及椎木島登萊三所者毛利秀元其兵一万七千六百人可守之熊川本城者小早川隆景其兵六千六百人側城者名留川本城其兵四百立花宗茂其兵千百三十三人籠上野及其兵三百三十人高橋主膳正其兵二百九十人可守之唐島者蜂須賀隆波守家政其兵四千五百生駒雅樂頭其兵二千四百五十人長曾我部元親